

TESSIN: Betrachtungen, Gedichte und
Aquarelle des Autors



堤契诺之歌

散文、诗与画

赫尔曼·黑塞著

窦维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ESSIN: Betrachtungen, Gedichte und
Aquarelle des Autors

堤契诺之歌

散文、诗与画

赫尔曼·黑塞著

寞维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堤契诺之歌/(德)黑塞(Hesse, H.)著; 窦维仪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11

ISBN 7-5327-2455-7

I. 堤... II. ①黑... ②窦... III. 散文-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639 号

Hermann Hesse

TESSIN

Betrachtungen, Gedichte und Aquarelle des Autors

(c)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1

(c) watercolours (aquarells) Herman Hesse by

Heiner Hesse, Arcegno 1990

中文简体字本版权通过博达版权代理公司获得

图字: 09-2000-109 号

堤契诺之歌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窦维仪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3 字数 186,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2455-7/I·1434

定价: 30.00 元



堤契诺的山村，水彩画，一九二四年



赫尔曼·黑塞摄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儿子马丁·黑塞(Martin Hesse)摄

Beim malen vor einem alten
verwahrlosten Park
Altes bröckeln der Gemäuer,
moos und Zwergfarn in den Ritzen,
Durch die schwarzen Eiben blitzen
Grell zerflockte Sonnenfunken.

Draussen brennt August und glühet;
Hier im moosigen Verstecke
Duftet herb die Buchsbaumhecke,
Fuchst von Nelkenrot durchblendet.

Schwarzes nasses Erdreich lagert
unter Kräutern fett und mastig,
Draüber wirt sich dünn und hastig
Bauernwerk alt und abgemagert.

Hinter eingerosteten Riegeln
Träumt im Schatten stumme Lage,
Wachst das Tor, dass niemand wage
Sein Geheimnis zu entsiegeln.

Bei Bigogno 18. August 1933.



梦中的花园，水彩画，一九二〇年

导读

人文的捍卫者——赫尔曼·黑塞

刘永木

欧洲十九世纪初期科学上的发现,冲击人文思想,浪漫主义随之兴起,成为当时的主流,人们转而注意深奥不可测的大自然,收集民间歌谣、童话,进而创作“艺术童话”(Kunstmärchen),生活因诗人的想象力而变得更加多彩多姿。

大约一百年后,二十世纪初期科学工业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生活享受,达到前所未有的丰盛。然而,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不是欢娱和幸福,相反的,科技结合了物欲,带给人类空前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作家重新反省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

人生的低潮·写作的高峰

这正是一九一九年赫尔曼·黑塞来到堤契诺(Tessin)的心情写

照。此时他刚结束战俘辅导中心的工作,天天面对战争及苦难的日子刚告一段落,时代灾难的震撼仍在心头澎湃,另一方面,他也面临了自己的家庭支离破碎、妻子精神崩溃,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安顿身心的地方,以便思考及创作。于是他离开了伯尔尼,来到瑞士南方、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堤契诺。一到此地,他便爱上了这个山间美境,创作力得以发挥,遂在此地完成许多重要的作品,例如:《流浪者之歌》(*Siddhatha*, 一九二二),《荒原狼》(*Steppenwolf*, 一九二七),《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ziss und Goldmund*, 一九三〇)等,这时他声名鹊起,同时享誉全球。

除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黑塞同时也致力于小品文与诗,以抒发观感,这些文章,正收集于《堤契诺之歌》这本书里。堤契诺四面环山,湖水清澈,四季分明,但天气变化快速,难以捉摸。在这里,黑塞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大自然;他一有空便背上画架,描绘树林、葡萄园、农村;万物均有灵性,他一边作画,一边与万物对话,希望借由这种心灵的沟通,能与万物合而为一,于是,老树、山岩均成为他的挚友。他以这种唯心的大自然观,将自然视为研究或驾驭对象的科学。

黑塞是反现代文明、反美的,在他眼中,美国正是现代文明的化身。他在堤契诺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创作之余和农人、村夫闲话家常,欣赏他们的质朴。堤契诺的居民作息一如远古,时间在此似乎停滞不前了,黑塞的思古情怀油然而生,流露于笔尖,因而想起德国文学史中著名的浪漫诗人艾兴多夫(Eichendorff)^①,仿效他唤醒酣睡于万物之中的诗歌,同时,他也回忆起施蒂弗特(Stifter)^②,学习他体会隐藏于万物形体之下的神性。在堤契诺,黑塞的创作真正继承了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因而世人称他为“新浪漫主义者”。

① 艾兴多夫(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一七八八——一八五七,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擅长描写大自然的天籁与神秘。

② 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一八〇五——一八六八,奥地利浪漫主义作家及画家。

理性与感性

黑塞企图超越理性,因而创造了“艺术童话”,《鸟》便是这种动机之下的作品。在一个外观看似神秘的叙述架构中,哲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逐渐呈现于读者眼前,谴责人的贪婪已达极点,也正因为贪婪,人在宇宙间孤苦无依。

这些新浪漫主义的心态,将堤契诺造就成为一个乐园,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黑塞仿佛是中国文学中的陶渊明,堤契诺好比桃花源。事实上,黑塞对中国文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在堤契诺时他完成的小说之一——《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Klingsors letzter Sommer*),是他自身成长的故事,书中的克林格梭尔(即黑塞)便将自己比拟为杜甫。然而,无论黑塞多么充满浪漫情怀,多么向往一去不复返的仙境,理性思考依然主宰着他;他引用艾兴多夫的诗,正是他自己心境的写照:

匆匆,啊,安详时分瞬间即至
我也将随之歇息,头上
美丽、孤寂的森林簌簌作响
即使在此地,我仍是陌生的异乡人^①

这正是黑塞这匹愤世嫉俗的荒原之狼所渴望的,然而,唯有大自然可以怡然自得,人依然被排除于自然之外。“即使在此地”尤其说出作者心中的惶恐——原本以为来到堤契诺便能以大自然为家,能融于草木万物之中,但毕竟事与愿违。在这里,这位流浪者仍然无法悟道,必须继续流浪,克服各种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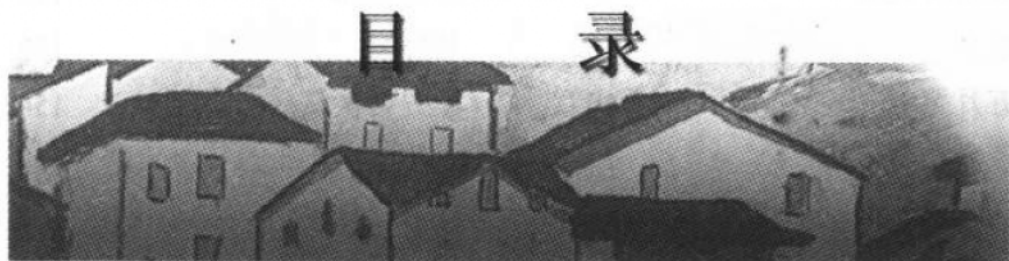
追根究底,黑塞的小品文是其长篇小说的注脚,将他内心的渴望、焦虑、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想更深入了解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① 在艾兴多夫全集中找不到这首诗,也许是黑塞自己所作。



的读者,这本文集助益匪浅;另一方面,黑塞对科技文明至上的排斥,对自然质朴的崇尚,也正呼应了现在许多有心人士的呼吁。

(本文作者为东吴大学德文系副教授)



目 录

导 读 人文的捍卫者——赫尔曼·黑塞 刘永木	1	暮色中的屋容	42
前言 生命当如是 福尔克尔·米歇尔斯	1	湖岸	44
在堤契诺重生	1	南方之夏	48
山隘	4	夏日黄昏在堤契诺森林	
山村	6	酒馆	49
农庄	8	昂格罗的圣母	51
午歇	10	堤契诺的圣母节	56
红屋	12	漫步暮色中	60
罗卡诺之春	14	诗人黄昏所见	62
南方夏日	16	深秋独步	67
畅饮秋之森林	19	罗卡诺	68
冬日,寄自南方的一封信	21	遥望意大利	71
在阿尔瑟纽	25	暮霭	73
屋舍·田园·园篱	27	画者之乐	77
堤契诺的教堂	29	水彩画	79
小径	33	日正当中	83
为谷中工厂作画	36	夏日终曲	84
堤契诺夏夜	38	雷雨前的一瞬	88
		秋天——自然与文学	90
		早春的湖谷	93
		与妮娜重逢	95

风萧萧之夜	100	夏秋之际	148
返乡	102	老公园	152
五月栗林	105	堤契诺秋日	154
色彩的魔术	109	一九四四年十月	159
作画	111	桃树	160
悼老树之死	115	清扫烟囱的小工人	163
眺望谷中之湖	119	堤契诺之冬	167
对比	121	对堤契诺的感谢	168
百日草	125	一九五五年日记二则	170
盛夏	129	清晨时分	174
我的邻居马里奥	131	蒙塔娜拉四十年	176
红亭	135	秋雨	178
屋中漫步	137	南方陌生之城	180
入秋	141	鸟	184
夏末	146	一个堤契诺人的故事	196



 在堤契诺重生

我不再因为离开伯尔尼而觉得难过了。我明白,自己只能选择一种生活;如果要将文学创作放在第一位,那么我只能生活于文学之中,无法顾及家庭的离散,无法为经济或其他事情烦恼。如果做不到,那么我的人生将失去希望。我前往卢加诺,在索冷格住了几个星期,希望能找到好地方,于是发现蒙塔娜拉的卡萨·卡穆奇,并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搬至此地。我从伯尔尼只运来了书和书桌,其他的家具都是租来的。在这间此生最后的小屋里,我住了十二年,前四年从没离开过,后来则只有在温暖的季节才住这里。

这幢美丽无比的房子对我意义深远。就某方面而言,这是我曾拥有或曾住过的房子里,最美丽、最与众不同的。当然,房子并不属于我,整栋大房子里,我只租下其中四房的小公寓,我不再是房子的主人或一家之主,不再拥有房子、孩子及仆人,不必寻找狗或整理花园;现在,我是个一贫如洗的小文人,一个衣衫褴褛、神秘兮兮的陌生人,以牛奶、

米、意大利面维生,秋天在森林里捡栗子当晚餐,老西装穿得磨出了边。然而,我的实验成功了。虽然这几年来,日子并不好过,但这段时光是美好、丰富的。仿佛从多年梦魇里醒来一般,我尽情享受自由、空气、阳光、寂寞,以及创作。第一年夏天,我写了《克莱恩与瓦格纳》及《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两部小说,这令我心情舒畅,于是那年冬天,我接着展开《流浪者之歌》的创作。我重新振作,集中精神工作,几年来的戎马倥偬并未扼杀我的精神或将我毁灭,这原是我担心的。坦白说,若不是许多朋友一直慷慨地接济我,我绝对无法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如果没有温特杜尔的朋友和亲爱的暹罗人的协助,那么也不会有这一切;而崑诺将我的儿子布鲁诺接去同住,对我而言,更是最大的帮助。

就这样,过去的十二年岁月中,我住在卡萨·卡穆奇,当地的花园和房子在小说《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及其他创作中一再出现。我曾描述过房子不下十几次,也曾仔细研究它复杂、随兴的形状。尤其去年和前几年的夏天,我画下阳台、窗户、露台一角及园中曼妙无比的屋檐与墙垣。我的皇宫,是一栋模仿巴洛克式的打猎行宫,是七十五年前某个堤契诺建筑师顺手拈来之作,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几位房客住在这儿,但我相信,没有人住得比我更久(可笑),也没有人像我一样挚爱它,像我一样将它当成第二故乡似地定居下来。那与众不同的建筑师灵感洋溢,兴高采烈地克服了地形的障碍,使这幢华丽又滑稽的皇宫拥有特别的外表。华丽如歌剧院的贵族式楼梯从房子正门一直延伸到花园,花园里有许多露台,露台上又有楼梯、圆拱及墙垣,一直通往下方的山谷,园中的南方树木有着古典、气派、豪华的外形,枝叶交错,紫藤、葡萄藤蔓繁盛茂密。从村子里,几乎看不见这幢房子;若在山谷下方,则可看见梯形山墙及小尖塔耸立在宁静的森林山坡上,那简直就是艾兴多夫小说中的田园行宫。

当然,这十二年来也有些变化,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房子及花园。花园中那株我毕生所见最大的华丽南欧紫荆,每年五月初到七月时分总是繁花似锦,秋天时则会长出怪异的紫红色果荚,然而,在

某个秋夜,它成了狂风的祭品。《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小说中那棵巨大的夏日木兰紧挨着我的小阳台,白色的花朵宛如花仙,几乎就要伸进屋内,结果有人竟趁我不在时,砍去了它。有一次,我离开堤契诺很长一段时间,等春天从苏黎世返回时,可爱的旧大门竟然不见了,有人以砖墙将门封了起来,我一下子失了神,像做梦般地站在门前找不到入口;之前根本没有人告诉我房子要稍作修建。

尽管有这些小改变,我依然挚爱这幢房子。在这里,我独居着,不再扮演丈夫或父亲的角色。在遭遇人生重大挫折后,我在艰苦的那几年中苦苦思索,经常觉得困苦、绝望,但来到此地,我享受无数的寂寞岁月,同时也因孤独而苦,因而写了许多作品、画了许多画,但那都只是聊以自慰的绚丽幻影;我与这里的一草一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自少年以来在别处未曾有过的经历。为了回报房子给我的一切,我一次又一次地描绘它、歌咏它,尝试以不同方式来回报我的感激之情。

如果一直离群索居,我将无法结识新的生活伴侣,那么也就不会离开卡萨·卡穆奇了。其实,住在这里,对上了年纪、身体不健朗的人而言,并不舒适;这间房子尽管如诗如画,却让我在冬天时冻坏了,同时还得承受其他各式各样的艰苦。因此,过去几年来,我不断考虑着,也许得买、租或盖个房子,好让自己能享有舒服、健康的晚年,但一切仅止于想象罢了。这纯粹只是一种期望,想想就算了。

然而,美丽的童话终于成真。一九三〇年春夜,我们在苏黎世“方舟”酒馆里小坐聊天,聊着房子与建筑,我提起脑中不时浮现的愿望——房子。突然,好友B笑着对我喊道:“你该拥有个房子!”

尽管他这么说,我只把这话当成晚上喝酒时的小玩笑。但玩笑成真了,当时我们轻率幻想的房子,如今耸立眼前,它宽敞、美丽无比,足供我有生之年居住。我再次从头开始,这次是“一辈子”的房子,应该不会错吧。

(一九三一年)